

# 編者的話

翻閱今年前幾期「編者的話」，大家可以發現，本刊主張當代道教的發展應與學術研究相結合。說起有關道教的學術研究，我們不禁會想起鄰近的日本和歐洲的法國，他們的成果頗令世人刮目相看。然而，就本人所知，目前國內很多從事道教研究的人員對異國同行的成果並無太多瞭解，甚至某些人還頗有「夜郎自大」之態。無論是「知之不多」還是「夜郎自大」，都是不符合學術規範的，頗有礙於我們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有鑒於此，本期《弘道》特意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易宏的一篇長文作為「特稿」刊出，這篇長文題為〈日本學者的道教儀式研究〉，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日本學界有關道教儀式研究的歷程及相關著作，對國內學者瞭解國際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不無裨益。說句實話，本刊編輯在考慮是否將此文其置於首位刊出時曾頗為犯難，但最終還是決定發表之，以求倡導一種風氣。與此相應，本期《弘道》還刊用了旅美學者吳亞魁撰寫的一篇會議綜述，該綜述介紹了近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召開的「全真道與近現代中國社會和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可使讀者更多地瞭解國際學界的動態。

本刊倡導的風氣，還有追求創新。本期「道教論壇」所載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魏小巍的〈從煉丹術看道教信仰的建構〉一文，即能彰顯這種風氣，如該文「編者按」言：以往學界有關道教煉丹術的研究，多是從科技史、思想史的角度來展開，甚少從道教信仰之本身出發來進行；但是，道教徒們兩千年來不絕如縷的實踐、孜孜以求地試驗，難道僅僅是為了發展科學技術、推動「化學」進步？或是為了用晦澀難懂、故作玄虛的語言來「闡述」思想？恐怕不是，而是我們的研究取向偏離了道教煉丹術的本意。魏小巍的文章試圖對煉丹術在早期道教信仰之確立和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頗有新穎之處，值得一讀。

當然，本刊提倡瞭解國外並不是為了貶低國內，提倡追求創新並不是為了抹殺往績，提倡扶持新人也不是為了拋棄前輩。所以，我們的作者隊伍除了有不少暫露頭角的學術新秀外，更多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學界前輩，如可稱「泰斗」的陳耀庭先生此期就繼續為我們構建「道教神學」的體系。陳先生雖已年屆古稀，但思想卻常用常新，其〈道經的神性〉一文有關道教經典的認識，即頗不同於以往學界之說，大家不妨細讀之。

李永明